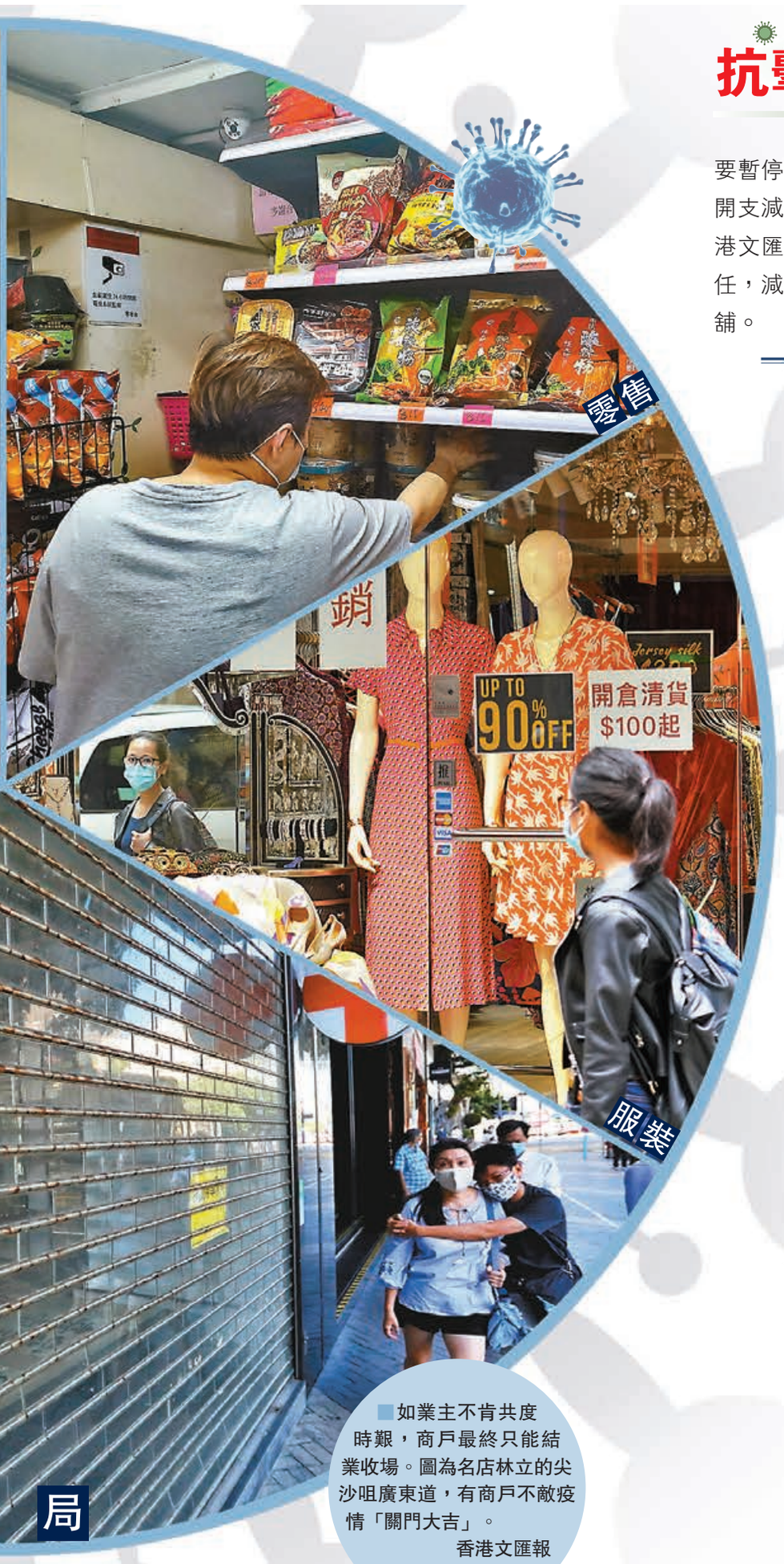
疫境已難捱 商戶吊鹽水冀業主減租度時艱

抗擊新冠肺炎

世紀疫症新冠肺炎肆虐全港，過去大半年香港經濟陷入「半停擺」的窘局中，各行各業勒緊褲頭「吊鹽水」。奈何，第三波疫情來勢洶洶，政府的抗疫措施一再「加辣」，部分場所要暫停營業，今日起食肆也全面禁堂食，經營環境進一步萎縮，老闆將員工裁的裁，開支減的減，但租金開支減無可減，甚至有業主逆市下加租，經營壓力百上加斤，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走訪不同行業的老闆，他們異口同聲認為全港業主應該負起社會責任，減租與商戶共度時艱，否則一旦商戶捱不住，業主也難找到承租者，旺舖也變吉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廣濟



■如業主不肯共度時艱，商戶最終只能結業收場。圖為名店林立的尖沙咀廣東道，有商戶不敵疫情「關門大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食店 減租「養肥再劏」 負擔未能減輕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政府多次收緊食肆的防疫抗疫措施，今天是「堂食禁令」首天生效，有食肆老闆表示，自疫情爆發以來，生意額已經不斷下跌，單靠街坊生意維持經營，雖然業主曾經一度減租共患難，但減幅未能減輕他們的負擔。

縮短新約租期 加租「汰弱留強」

經營腸粉店的吳生表示，現時舖租每個月六萬元，業主曾經在疫情早期向他減租三成，為期三個月。他續指，店裏的人手較少，大部分都是自己親力親為，只聘請兩名「姐姐」幫忙收錢和做樓面，比起附近的食肆負擔較小，但面對疫情以及各樣防疫措施，仍然「難頂」。

他表示，該店的租約期即將屆滿，業主亦有透口風，表示下一張租約的租期有機會縮短，他表示理解業主的做法，「因為疫情令經濟下滑的影響未必長遠，再過一年又會變回以前旺市，到時又不能即時加租，業主會覺得好蝕，所以新租約減租機會不大。」他以附近的店舖作例子，表示有一些業主會在新租約加租，目的是希望把沒有能力支撐租金的商戶趕走，把舖位留給一些有能力負擔貴租的商家，或者乾脆把舖位丟空，到「好景」的時候以高價出租。

經營兩間燒味店的陳先生表示，兩間店的租金原先合共約九萬元左右，其中一個業主向他減租近兩成，而另外一名則只在黑暴期間減租2,000元，至今仍然沒有再減租的傾向。他又指，由於其中一店的租約即將期滿，若業主仍然堅持加價，或減租幅度太小的話，將會結束分店。他笑言，業主即使願意減租兩成，也只為把商戶「養肥再劏」，拒絕減租的業主更是「直接把雞吃掉，連蛋都沒有」。

他表示，自從內地客陸續減少後，該店的生意額開始出現下滑的跡象，直至疫情爆發，生意額進一步大跌，政府現在再度「加辣」防疫措施至全日禁堂食，他預計該店生意只剩兩三成。

■吳生表示，面對疫情以及各樣防疫措施，仍然「難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陳先生笑言，業主即使願意減租兩成，也只為把商戶「養肥再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零食店 食穀種盼減租 業主「潛水」避見

劉女士在港島經營零食店多年，去年黑暴已導致該店收入損失超過30萬元，今年疫情更是雪上加霜，收入進一步減半，加上舖租和水電，該店已陷於入不敷出局面，「現在只能食穀種！」該店的租約將於下月屆滿，她曾約見業主商討減租事宜，惟業主即「潛水」避而不見，「我們只希望業主減租五六千元，幫幫我們三婆孫。」

主打街坊客 疫情無生意

劉女士的小舖月租三萬多元，加上水電等開支，每月運營成本約四萬元。「去年修例風波，生意減少很多，起初還未留意，到年底埋數才知生意損失30多萬元。」去年，她已感不妙向業主提出減租要求，結果只減1,000元租金，本以為今年能夠「追落後」，詎料人禍未完又天災，爆發疫情。

劉女士表示，今年生意尤其困難，該店主打街坊生意，下午的主要客源是放學回家的學生，夜晚客源是收工回家的打工仔，「他們回家前順路買點零食飲料，但現在因疫情停課、居家辦公，生意少了一半。」該店現在辛苦經營，「以前兩三日賣完的貨，現在至少一個禮拜先要補貨。」

該店租約將於8月底到期，劉女士近日相約業主面談減租事宜，但業主避而不見，她希望減租五六千元補幫一下，成數大嗎？劉女士表示：「惟有試試，因為我目前一間舖養三口人，的確是困難時期。」

劉女士的零食店由她、其丈夫和孫女一起幫手打理，「老公原本是地盤工人，工程也因為疫情取消，只有叫他回來舖頭幫手。」至於坐在門口收銀的孫女，「她沒升學了，現在行情差、搵工難，四周行又驚中招，索性叫她回來舖頭幫手。」不單止該店有租金壓力，婆孫三人所住的單位月租1.4萬元，「租約也快到期，萬一加租，我們肯定要搬走了，但又不能搬得太遠，始終要離舖頭近點。」

藥妝店 預舖租十多萬 憂要結業收場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半年，往來香港和內地的主要交通都受疫情影響而暫停，內地水貨客客源被截斷，上水藥妝店首當其衝。老闆林女士表示，黑暴加上疫情的雙重打擊，該店已奄奄一息，「去年黑衣人撬爛我舖頭的捲閘，在店內大肆破壞，趁亂偷走一些貨品，損失慘重。今年又爆疫情，生意已較正常水平暴跌九成九，有時一天只有百多元生意收入。」但她仍然要背負十多萬元的舖租，「呢條街的舖頭執得七七八八，現在我也自身難保。」

拖欠數月租金 盼暫免租救命

距離羅湖、落馬洲站僅有近10分鐘車程的上水是水貨店集中地，隨着羅湖口岸暫停開放，上水的「水貨街」一帶拖喼客不再湧現，街上也十室九空，各店舖緊閉的捲閘上貼滿「出租」海報，但無人問津。

在上水經營藥妝店的林女士表示，店舖每月租金十多萬元，業主曾因應疫情持續，一度「寬宏大量」減租兩萬元，但杯水車薪，她仍然無力支付近十萬元的租金，她坦言已經拖欠數個月租金，「若繼續咁樣落去只好結業收場！」因此她十分希望業主能夠在患難期間暫時免租，等經濟好轉後她願歸還獲減免的租金。

她續說，自從去年黑暴後，生意額已經大跌，該店甚至曾經被黑衣人撬開捲閘破壞店舖內部，並趁亂偷走一些貨品，損失慘重。然而疫情接踵而來，「控關」措施把內地的客源完全截斷，生意額大跌九成九，同區的藥妝店也有近八成已經因為租約期滿及無法承受高昂租金倒閉，「以前一天都有差不多幾萬至十幾萬元生意收入，當然能夠應付租金，現在一天只有百多元，甚至數十元生意，怎樣捱呀？」

她又指，由於僱員都沒有申請強積金，因此無法申請保就業計劃，只好一併解僱員工，「雖然不捨，但確是開源節流的唯一辦法。」她希望政府能夠在保就業上對零售業界提出更多支援，盡快實行健康碼重啟關口，以及促請業主減租。

■上水的「水貨街」一帶拖喼客不再湧現，街上也十室九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服裝店 業主落井下石 店員斥吸血鬼

香港自7月起，第三波疫情來襲，一度見起色的零售市道再次陷入「冰封」狀態。在港島區一間服裝店打工的李小姐表示，「生意好難做，有時一日都做唔到一千蚊生意，但業主不單止唔肯減租，仲加租8,000元。」以該店舖原本五萬元租金計，今次業主加租幅度逾一成半，李小姐直斥業主是「吸血鬼」。

李小姐工作的服裝店面積約1,000呎，租金至少五萬元，以售賣平價女裝為主。近日該店門口更貼上「清貨減價，七折起」的海報招徠生意，然而如何促銷也無法阻擋疫情和加租的強烈衝擊。

黑暴業主拒減 約滿竟加8000

她表示，去年及今年連續兩年生意艱難，她感嘆說：「去年社會事件生意已跌到零利潤的狀況，今年疫情爆發更加係蝕無可蝕。」李小姐表示，去年受社會事件影響生意大跌時，老闆曾向業主提出減租請求，「市道有幾差，大家都見，業主都唔係無睇報紙。」但當時業主一口拒絕減租要求。

直至該舖的租約本月底即將到期，「還未等老闆再次提出減租，業主已經獅子開大口要求加租！竟然係加租8,000元！」李小姐既氣憤又覺得荒謬，「我只聽過這個商場有業主主動減租，就算終止租約我們也能接受，現在竟然加8,000元，簡直是吸血！」

李小姐為老闆不值，「上周業主通知老闆加租後，她（老闆）竟欣然接受，也不知她有何苦衷。」她推算可能是該店舖毗鄰港鐵站，居民數量眾多，地舖業主根本不愁無人承租，若不接受加租幅度另覓新舖位，她的老闆分分鐘要承受更高租金。

「說實話，現在疫情不單是香港的困難，也是全世界的困難，業主好景時已賺不少，現在真的應該與商戶共度時艱，待疫情過後共同努力，重建經濟。」李小姐希望政府或關注組織可以為小本經營的商戶提供實質幫助，「一起向全港業主施壓減租，否則真的不知道還可以捱多久。」說完她又十分無奈，「加租是業主的權利，商戶真是沒辦法。」

■部分地舖業主認為不愁無人承租，「企硬」甚至加租。圖為銅鑼灣波斯富街的連環吉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